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2021年9月13日至10月1日

议程项目3和5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人权机构和机制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规定的土著儿童权利

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的研究报告*

概要

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根据人权理事会第33/25号决议编写了本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最后提出专家机制关于《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规定的土著儿童权利的第14号咨询意见。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一. 引言

1. 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3/25 号决议，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第十三届会议决定就土著儿童权利问题编写一份研究报告。为此，专家机制与格陵兰大学儿童、青年和家庭研究中心协作，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和 17 日举办了一次在线研讨会。该研究报告参考了在该研讨会和机制第十四届会议上所作的介绍，以及会员国、包括土著儿童在内的土著人民、国家人权机构、学者和其他方面提交的材料。¹ 专家机制鼓励儿童和从事儿童工作的人提交材料和介绍。

2. 专家机制认为，这项研究是一个机会，可用来将以人权和儿童权利为基础的做法纳入对《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规定的土著儿童权利的解释。这项研究考察了土著儿童的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项研究把关于儿童最大利益的开创性原则纳入土著儿童框架。专家机制采纳了《儿童权利公约》中关于儿童的定义：“儿童系指 18 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 18 岁”（第一条）。

3. 土著人民满足其子女需要的能力取决于他们行使自决权的能力，在考虑教育和儿童福利等领域的现有差距时，这一能力至关重要。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在“乌鲁鲁诚意声明”中提出了这一关键联系，他们在声明中表示，“如果我们能掌控自己命运，我们的孩子就能茁壮成长。”与传统领地的联系对土著儿童发挥其潜力和全面行使包括文化权利和健康权在内的权利也至关重要。

4. 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儿童在内的土著人民受到了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以及伴随而来的遏制措施的不成比例的影响。² 这对包括女童和残疾儿童在内的具有交叉脆弱性的人来说尤其严重，在恢复阶段，土著儿童确实有被甩在后面的风险。

二. 法律框架

A. 适用的国际人权法

《儿童权利公约》

5. 《儿童权利公约》及其议定书是儿童权利的支柱，保障所有儿童享有其中所载的权利。《公约》强调儿童在促进和保护其权利方面的积极作用。列举的四项权利也被理解为充分享有所有其他权利所需的首要原则：不歧视(第二条)、儿童的最大利益(第三条)、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第六条)以及表达意见的权利(第十二条)。

6.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对于所有其他权利的享有是不可或缺的，应该是所有与儿童有关的事项的首要考虑因素。该原则旨在确保儿童充分享有所有权利，确保儿童的身心、精神、道德、心理和社会发展、完整性和人的尊严。³ 儿童权利委员会在第 11 号一般性意见(2009 年)和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2013 年)中指出，这一原则

¹ 收到的与本报告有关的材料和说明将张贴在专家机制的网页上。

² 见 A/HRC/46/72。

³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2013 年)，第 4-5 段。

适用于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该原则必须具体适用于土著儿童，虽然这可能不同于一国对非土著儿童采取的做法，但必须考虑到土著人民的文化、生活方式和集体权利。该原则必须具体适用于有关儿童，不能为了土著集体的最大利益而予忽视。

7. 《公约》第三十条保障土著儿童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自己的宗教并举行宗教仪式以及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儿童权利委员会在其具有开创意义的关于土著儿童的第 11 号一般性意见中确认，根据该条，各国义务保护这些权利，并与土著社区协商采取特别措施，包括让儿童参与这一进程。第三十条的一个要素是，考虑到社群内的儿童，从而承认儿童在社群内的个人权利，包括享有自己的文化、宗教和语言的权利。关于利用土著语言媒介的第十七条(d)项和关于教育目的的第二十九条(d)项也明确规定了土著儿童的权利。

其他关键文书

8. 除《公约》规定的儿童权利外，土著儿童还享有所有相关国际文书所载的所有人权，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以及区域文书，包括专门涉及儿童的文书，如《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

9.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七条虽然没有具体提及土著人民，但土著人民被理解为属于该条所指的种族、宗教或语言少数团体。该条保障他们与其群体中的其他人共同享有其文化、宗教和语言的权利。

B. 土著人民根据国际法享有的集体权利

10. 除个人权利外，土著人民还享有国际法规定的集体权利，这一点得到下列文书的保障：1989 年《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和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1989 年《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第 169 号)以及区域和国内文书，例如《美洲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其中多次提到儿童。⁴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11.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概述了土著人民的集体权利，构成全世界土著人民求生存、维护尊严和谋求幸福的最低标准(第 43 条)。序言首次提及土著儿童权利，认识到土著家庭和社区有权以符合儿童权利的方式，保有共同养育、培养、教育子女和为子女谋幸福的责任。第 7 条涉及历史上土著儿童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土著人民的一项集体权利是不受种族灭绝或任何其他暴力行为的侵害，包括强行将一个族群的儿童迁移到另一个族群。第 14 条确认土著人民在教育方面的集体权利，包括有权不受歧视地使用文化上适当的方式，以土著人民自己的语言，建立和掌管教育制度和机构。

⁴ 第七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

12. 《宣言》规定，在土著人民继续改善其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权利方面，应特别关注一些群体，包括儿童(第 21 条)。《宣言》还提到各国应与土著人民协商采取特别措施，不让土著儿童遭受经济剥削，不让他们从事任何可能妨碍他们接受教育或对他们有害的工作(第 17 条)。第 22 条呼吁各国特别注意包括儿童在内的某些群体的权利和需要，并采取措施确保防止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歧视，承认他们面临交叉歧视的情况。

13. 除了明确提到儿童权利的条款外，《宣言》中还提到贯穿各方面的权利。自决权(第 3 条)和对传统土地、资源和领土的权利(第 25-28 条)与他们充分享有所有其他权利的能力密切相关，其他权利包括健康权(第 24 条)和文化权利(特别是第 11、13、31 和 34 条)等等。《宣言》规定的权利与国家层面的落实工作之间仍然存在差距，在土著儿童权利方面特别如此。

三. 全世界土著儿童权利现况

14. 土著儿童的权利的落实面临障碍，包括边缘化、种族主义和结构性歧视、住房不足、卫生和教育条件差、容易自杀、与国家照料系统和司法系统互动增加、暴力、强迫流离失所、采掘业的影响、其领土军事化以及缺乏登记和承认。土著儿童还受到其家庭和社群面临的挑战的影响，如高失业率，他们比非土著儿童更有可能生活在贫困或极端贫困中。虽然缺乏关于他们在每个国家的情况的全面分类数据，但从现有的信息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状况。

15. 儿童权利面临的挑战因地区及其个人情况而异，并可能因交叉的脆弱性而变得更加复杂，对于女童、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人、双性人和双灵儿童、残疾儿童以及偏远或游牧住区或城市环境中的儿童而言会出现这种情况。土著女孩的受教育权、健康权等权利的落实面临更多障碍，其中包括少女怀孕率高得不成比例，这往往有内在原因，如受教育率低，还有童婚等有害习俗的影响。⁵

A. 不歧视

16. 所有儿童都有不受歧视的权利。除《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21 条外，《儿童权利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有义务确保《公约》规定的权利得到落实，而无任何差别。《宣言》第 44 条重申，土著人不分男女，都平等享有《宣言》所确认的权利的保障。儿童权利委员会在其第 11 号一般性意见中认为，对于土著儿童，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打击歧视性态度和做法，包括种族主义，并确保他们充分享有权利，包括采取特别措施，提供文化上适当的保健、教育、住房和卫生设施，在少年司法系统中也应这样做。

17. 土著儿童在获得服务方面经常受到歧视。生活在丹麦的格陵兰人在就业、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面临歧视，被污名化。分类数据往往很缺乏，但这种数据十分重要，能据以找出差距，制定适当政策，以应对土著儿童面临的歧视。

⁵ A/HRC/33/57,第 61 段; A/HRC/30/41,第 24-28、33-37、54 和 56 段。

18. 新西兰已采取措施监测儿童福利系统内土著儿童和非土著儿童之间的差距，数据显示，近年来由国家照管的毛利儿童人数已减少。危地马拉采用了一种系统，使与土著人民有关的指标具有可见性；厄瓜多尔将自我认同纳入其保健系统的信息接收工作中。在加拿大，原住民就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歧视提起法律诉讼，结果被称为“约旦原则”的法律获得通过，以减少司法障碍，为寻求社会服务的土著儿童提供支持和资金。

B. 参与、协商和倾诉权

19. 土著人民有协商和参与决策的权利。专家机制在其 2011 年关于参与决策权的研究报告中强调让土著妇女和青年参与决策进程的重要性。⁶ 儿童在土著人口中往往占很大比例，应该切实将他们纳入这些进程。

20. 《儿童权利公约》第十二条认为，在影响到儿童的一切问题上，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的看待。这不仅限于看似仅仅与儿童有关的问题，如教育或替代照料，而且涉及影响其生活的所有领域，例如卫生保健或与传统领土和环境有关的问题。儿童权利委员会在其第 11 号一般性意见中确认，各国在土著儿童的参与方面能发挥核心作用，在影响土著儿童的事项上，必须征求他们的意见。

21. 关于自由事先知情同意，专家机制在 2018 年研究报告中重申，必须与妇女、儿童、青年和残疾人协商，并考虑作出的决定对他们的具体影响。⁷ 然而，土著人民报告说，政府没有就影响土著儿童的政策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些问题在非洲尤其重要，在非洲，由于父权结构，各种事项往往不与妇女和儿童协商，不让他们参与决策，甚至在社区一级也是如此。⁸

C. 登记和国籍

22. 《宣言》第 6 条重申土著人民的国籍权，《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和《儿童权利公约》第七条也具体规定了与儿童有关的国籍权。出生时没有登记的情况与国籍权有关，因为未登记的儿童没有必要的证件，如出生证，无法获得国民身份证件。这使他们面临无国籍的风险，在土著人民地位不被承认的国家，这种情况更为严重。缺乏登记影响了儿童获得包括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并使他们更有可能被贩运，对女童而言特别如此。⁹

23. 土著儿童经常有很大的可能在出生时没有登记。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在其关于《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第 6 条的第 2 号一般性意见中强调，非洲土著儿童面临的风险增加，例如，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儿童没有

⁶ 见 A/HRC/18/42。

⁷ A/HRC/39/62,附件,第 11 段。

⁸ 专家机制成员玛格丽特·洛卡瓦提供的信息。

⁹ A/HRC/EMRIP/2019/2/Rev.1,第 73 段; A/HRC/30/41,第 66 段;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1 号一般性意见(2009 年),第 72 段。

登记，被认为是无国籍儿童。¹⁰ 社群跨越国界的儿童和游牧社群的儿童经常受到影响，偏远地区的儿童也是如此，例如在墨西哥，¹¹ 他们仍然有可能得不到登记。

24. 危地马拉在边远地区设流动登记点，还进行预先登记，努力增加土著儿童登记的人数。巴拉圭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在土著社群开展了登记活动。

D. 生命权以及身心健康、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

25. 《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7 条第 1 款重申国际法保障的生命权、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生命权在《儿童权利公约》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规定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儿童的存活与发展(第六条第 2 款)。这也是该公约的一项首要原则，与适当生活水准权相挂钩，并依赖于适当生活水准权(第二十七条)。

26. 土著儿童的死亡率往往高于非土著儿童的死亡率，新西兰毛利族儿童的情况就是如此。¹² 在孟加拉国土著人民居住的吉大港山区，婴儿死亡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¹³ 土著儿童更可能遭受暴力、排斥、歧视和欺凌，而且往往缺乏国家的保护。

暴力、虐待和种族主义

27. 土著儿童比非土著儿童更可能遭受暴力，原因包括贫穷、迁移到城市中心等，这使他们面临性剥削和贩运的风险。在格陵兰，许多土著儿童在家中遭受家庭暴力，药物滥用情况严重。他们经常受害于性虐待，却往往没有报告这种情况，甚至几代人以来都是如此。¹⁴ 遭受性虐待而未予报告的情况显示了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之间的摩擦，因为在许多社群，报告性虐待行为可能被视为对集体的威胁，在人们相互依存的社群，受害者担心被排斥，就不愿报告这种行为。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土著儿童经历了更多的家庭暴力，并报告说，他们需要有安全空间。包括萨米在内的土著儿童报告说，他们在学校、在社交媒体上以及在传统生活中遭受欺凌、骚扰和种族歧视。¹⁵

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

28. 土著儿童受到暴力威胁，既来自国家行为体，也来自非国家行为体。他们经常表达对执法人员的恐惧，例如，马普切儿童在警察突袭期间遭受暴力，警察荷枪实弹闯入房屋。¹⁶ 澳大利亚土著儿童报告说，他们遭受警察辱骂殴打，女孩们不愿寻求帮助，并报告了警察的性剥削行为。¹⁷

¹⁰ 自然资源捍卫保护创新组织提交的材料。

¹¹ 墨西哥国家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¹² 少年儿童死亡率审查委员会，2013-2017 年第 14 次数据报告(惠灵顿，健康质量和安全委员会，2019 年)。

¹³ Maleya 基金会提交的材料。另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孟加拉国办事处，“Many tracts one community”(2019 年 8 月)。

¹⁴ 格陵兰岛 MIO(民族宣传中心)提交的材料。

¹⁵ 瑞典萨米议会青年理事会向专家机制第十四届会议提交的材料。

¹⁶ 人权观察和马普切儿童保护网提交的材料。

¹⁷ Wiyi Yani U Thangani(妇女之声)，“保障我们的权利，保障我们的未来”(悉尼，澳大利亚国家人权委员会，2020 年)，第 190 页。

29. 土著儿童，特别是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土著儿童，受到武装冲突和武装人员进驻其土地的影响。土著儿童流离失所时，遭受暴力的风险增加，在萨赫勒地区，由于武装冲突，生活在难民营的 Kel-Tamasheq 儿童的情况就是如此，一些儿童被民兵招募为儿童兵。

针对女孩的暴力行为加剧

30. 虽然《宣言》规定要保护土著妇女和女孩，防止她们遭受暴力和歧视，但土著妇女和女孩遭受各种暴力的比例过高，包括性暴力、家庭暴力、性别暴力和基于冲突的暴力，残疾妇女面临的风险更大。土著女孩经常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哥伦比亚恩贝拉女孩的情况就是如此，大多数施暴者均得不到惩罚。¹⁸ 除了缺乏机会和缺乏性教育外，性暴力也可能导致土著女孩早婚早孕，使她们面临因年轻或族裔而可能面临的风险和产科暴力。¹⁹ 土著女孩还继续遭受诸如残割女性生殖器等习俗的暴力。她们特别容易遭到性剥削和贩运，在南美和亚洲也是如此。各国正在采取措施打击这一现象，加拿大对土著妇女和女孩失踪和被谋杀的案件进行了全国调查，目的是减少对她们的暴力行为。²⁰

E. 包括采掘业在内的开发活动的影响

31. 土著人民，包括儿童，不成比例地受开发和商业活动的影响。土著儿童经常遭受无法弥补的伤害，当他们流离失所时，遭受的伤害更加严重。开发项目往往在儿童发展的关键阶段实施，造成环境破坏，也造成健康问题，影响儿童的受教育权和家庭生活权，影响他们的传统领土和文化权利的享有。

32. 开设国家公园等开发活动迫使土著人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强迫流离失所影响到土著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失去了与自己的土地的联系，进而也失去了与自己的文化的联系，对他们的语言、教育和健康产生了影响。1975 年，由于 Kahuzi Biega 国家公园设立，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土著人民被迫离开其传统领土，这对当时的儿童和他们现在的子女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33. 采掘业影响到土著儿童的所有权利。在土著领土进行的采掘活动导致森林遭砍伐、传统土地出入受限、环境和水源被污染，并对健康、牲畜和农作物造成毁灭性影响。有毒物质带来污染影响健康权和健康环境权的享有，汞和其他重金属等物质渗入水源，对儿童健康造成严重影响，也对子宫内胎儿造成严重伤害。Ngati Kuku 毛利人报告说，工业化学污染对他们的孩子造成有害影响，如皮疹、呼吸道疾病，在祖传水域游泳时也可能受感染。²¹

34. 居住在埃塞俄比亚 Lega Dembi 矿附近的古吉人报告说，自该矿开始经营以来，流产和死产情况增加，婴儿死亡率和先天残疾比例上升。儿童面临慢性健康问题，如视力和皮肤问题，有的出生时四肢畸形，据报道是采矿造成的污染所致，包括水源污染。²²

¹⁸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土著人民发展基金达利·安赫尔的发言。

¹⁹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土著青年和妇女组织向专家机制第十四届会议提交的联合声明和其他材料。

²⁰ 土著妇女和女孩失踪和被谋杀案件全国调查，“重新赋权，提高地位”，最后报告执行摘要（2019 年）。

²¹ Whareroa marae 和 Ngati Kuku 毛利人向专家机制第十四届会议提交的材料。

²² 埃塞俄比亚非政府组织 Girja 面向未来团结兄弟行动综合农村发展协会和西北大学国际人权中心提交的材料。

35.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Ipili 土著社群报告说，其传统领土内的 Porgera 金矿有类似侵害情况：造成环境退化，接触化学品导致婴儿出生时有缺陷，并造成暴力。土著女孩和妇女尤其受到影响。在波格拉，许多人被强奸，而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她们在垃圾场寻找黄金的时候，因为她们无法再以农业为生，而务农是女孩和妇女在社群中的传统角色。²³

F. 替代照料和强制转移

36. 《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7 条第 2 款禁止强行将儿童从土著群体中带走，第 8 条禁止强迫同化或破坏土著人民发展文化，但同化和歧视性政策仍在推行，经常让土著儿童迁移出其社群，随后被收容。这种迁移影响了他们的许多权利，包括他们对其传统土地享有的集体权利、归属土著社群的权利、践行其精神和宗教传统的权利以及拥有自己语言和文化的权利。

1. 替代照料现况

37. 与非土著儿童相比，土著儿童更有可能处于替代照料安排之下，触法更频繁。替代照料与受监禁的情况是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创伤和丧失的循环，许多儿童在这两者之间来回奔波。

38. 据报告，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从父母身边被带走的可能性是非土著儿童的 9.7 倍。²⁴ 这包括因母亲年纪小或精神健康等原因而被带走的婴儿。²⁵

39. 土著儿童仅占加拿大 14 岁以下儿童的 7.7%，在接受替代照料的儿童中占 52.2%。²⁶ 土著人民参与处理儿童福利事务和决策对于弥合这一差距至关重要。自 2019 年 1 月 1 日通过《关于原住民、因纽特人和梅蒂斯儿童、青年和家庭的法律》以来，原住民一直在努力重新掌控儿童服务。

40. 新西兰儿童福利法(Oranga Tamariki 法)已经过修订，以改善包括毛利族儿童在内的儿童的状况。该法已纳入国际儿童权利文书的规定，并确立了每个儿童的基本最低标准，以缩小照料方面的差距，增加儿童与其文化特性的联系。

2. 寄宿学校、收养和补救

41. 历史上，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将土著儿童送到远离其家庭和社群的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们通常无法使用自己的语言，只接受主要宗教和文化的教育。许多人受到身心虐待和性虐待。他们与自己的社群和文化疏远，经常丧失自己语言，从而遭受身心创伤和精神文化上的创伤。一些人再也没有回来。2021 年 5 月至 7 月，在加拿大前寄宿学校场地发现了

²³ Porgera Red Wara 妇女协会提交的材料。

²⁴ 全国儿童之声、家庭问题运动、墨尔本大学、格里菲斯大学和莫纳什大学，The Family Matters Report 2020.Measuring Trends to Turn the Tide on the Over-representation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Children in Out-of-home Care in Australia。

²⁵ Hannah McGlade, “My journey into ‘child protection’ and Aboriginal family led decision making”, 第 5 页。

²⁶ 2016 年人口普查关于土著儿童托管人数减少的数据。

数百具土著人(包括 TK‘emlups te Secwepemc 和 Cowessess 原住民)遗骸, 其中包括儿童。这种同化政策的影响不限于个人层面, 而且打破了向儿童传递信息的循环, 造成代际创伤, 造成传统知识的丧失。

42. 近年来在北美曾设立了两个与土著儿童权利有关的著名委员会: 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008-2015 年)和缅因州瓦巴纳基儿童福利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013-2015 年)。加拿大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努力实现和解, 弥合其历史上寄宿学校造成的代际创伤, 最后提出 94 项呼吁, 要求采取行动向幸存者、家属和社群提供补救并防止再次发生类似行为, 并就儿童福利和寄宿学校遗产提出了具体建议。

43. 缅因州瓦巴纳基委员会是缅因州和瓦巴纳基人民之间的一个合作委员会, 旨在改善该州有关土著儿童的儿童福利工作, 并确立这方面做法的准确历史。该委员会发现, 在 2000 年至 2013 年期间, 瓦巴纳基儿童接受替代照料的频率是非土著儿童的五倍。²⁷

44. 北美的许多孩子被带到寄宿学校, 其他许多孩子则被领养, 在加拿大, “六十年代寄养做法”就是如此。美国颁布了联邦《印第安儿童福利法》(1978 年), 以解决众多土著儿童在社群外被收养的问题, 这些儿童被收养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忽视或虐待, 收养做法本身具有歧视性。该法承认土著儿童、家庭和部落的权利, 但未得到各州和地方官员的遵守。²⁸ 美国土著人民领导的努力包括部落寄养方案, 如切诺基族推行的方案, 使土著儿童能够留在本社群。²⁹

45. 补救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改善情况。在澳大利亚, 自 2008 年政府为早先把土著儿童带走(即所谓的“被盗的一代”)的做法作出道歉以来, 仍然不断有土著儿童被带离家庭和社群, 据报告, 自全国对此问题进行调查和报告以来, 被带离的儿童人数有增无减。³⁰ 政府承诺从 2021 年起将土著儿童托管人数每年减少 5%。³¹ 2021 年, 维多利亚州成立了 Yoo-Rook 正义委员会, 这是澳大利亚设立向土著人民认错的真相委员会的第一个州。

G. 诉诸司法以及与司法系统的互动

46. 人们往往只注重刑事司法, 但儿童与所有类型的司法系统都有互动。在非洲, 土著儿童更多地与非正式司法系统互动, 例如基于社群和宗教的程序。正规司法系统往往无法利用, 因为缺乏法律援助或只使用主要语言。³² 危地马拉已采取措施, 在其司法系统中为土著儿童提供帮助, 包括提供土著语言口译服务, 并设立专门机构处理影响到许多土著儿童的贩运问题。

²⁷ A/HRC/EMRIP/2019/3/Rev.1, 第 51 段。

²⁸ 安吉尔·史密斯的发言。

²⁹ 专家机制成员玛格丽特·洛卡瓦提交的材料。

³⁰ Hannah McGlade, “My journey into ‘child protection’ and Aboriginal family led decision making”, 第 4 页。

³¹ 专家机制主席梅根·戴维斯的发言。

³² 比勒陀利亚大学 Nkatha Murungi 的发言。

47. 土著儿童和青年受拘留人数往往过多。这可能是由于缺乏替代措施；例如，偏远地区缺乏针对女孩的非拘禁方案，可能会导致土著女孩受监禁的比率过高。³³ 儿童权利委员会对土著儿童监禁率过高表示关切，并重申逮捕和拘留儿童应是最后手段。³⁴

48. 虽然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只占澳大利亚人口的 3%，但受监禁的土著青少年占被拘留人数的 50%，被拘留的可能性是非土著居民的 20 多倍。被拘留的土著儿童经常受到家庭暴力的影响或面临精神健康方面的挑战。³⁵ 关于澳大利亚儿童司法系统中土著儿童情况的报告称，包括有认知障碍的儿童在内的残疾儿童有的受单独监禁和拘留。据报告，土著儿童受到警察的骚扰、跟踪、拦截。这一点得到了对新南威尔士嫌疑目标管理方案的研究的支持，据报告，该方案的目标是儿童，最小的只有 10 岁，其中原住民儿童比例极高，他们被认为有犯罪的风险。³⁶

49. 有一些方案旨在改善澳大利亚儿童司法系统对待土著儿童的做法，如 Koori 法庭方案为儿童在受拘留后作出过渡安排。土著社群参与和领导的其他努力以恢复性司法和循环判刑为基础。新西兰的 Rangatahi 法院帮助毛利族青年更积极地与他们的社群和文化特性建立联系并参与其中。加拿大和美国部分地区重新采用了传统的恢复性司法做法，如循环量刑、注重相互宽恕，前者已被纳入青少年刑事司法系统。

H.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50. 土著儿童在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面临边缘化，在多方面存在差距，这往往是结构性歧视和殖民遗产造成的。与非土著儿童相比，土著儿童贫困比例更高，这使得他们更可能被照料系统收留，也更有可能触法。他们患可预防的儿童疾病的比例也极高。

51. 这些差距出现在富国，也出现在欠发达国家。与新西兰的非土著儿童相比，毛利族儿童贫困率高，粮食无保障情况更多。拉丁美洲儿童贫困现象很普遍，但在土著儿童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土著儿童中，贫困更为普遍。在哥伦比亚，尽管国家作出了努力，但由于服务提供方的腐败，旨在造福瓜希拉省瓦尤族儿童的供水、提供校餐和医疗服务面临障碍。在瓜吉拉，供水受限，儿童营养不良率很高，冠状病毒病防控措施的实施，使人们更难获得食物和医疗。³⁷

52. 适当生活水准权所含适当住房及在此方面不受歧视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在 2019 年的报告中指出，即使在富裕国家，土著人民往往生活在恶劣条件下，住房严重不足，甚至没有自来水、厕所等基本设施。³⁸ 住房条件差，住房内有霉菌、潮湿，这与土著儿童(包括毛利族儿童)的呼吸道健康问题增加有关。³⁹

³³ 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提交的材料。

³⁴ 第 11 号一般性意见，第 74-75 段。另见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24 号一般性意见(2019 年)。

³⁵ 昆士兰人权委员会和人权观察提交的材料。

³⁶ Wiyi Yani U Thangani(妇女之声)，“保障我们的权利，保障我们的未来”，第 193 页。

³⁷ 人权观察提交的材料。

³⁸ A/74/183, 第 1 段。

³⁹ 澳大利亚皇家医师学院，《Indigenous Child Health in Australia and Aotearoa New Zealand(2020 年 12 月)》以及 Tristram Ingham 等人，“Damp mouldy housing and early childhood hospital admissions for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 a case control study”，Thorax, 第 74 卷，第 9 期。

53. 在土著人民中无家可归也是一个问题，在北极地区也是如此。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有城市化的趋势，住在城市里的大多数土著人是儿童和青年，大多数土著儿童生活在城市地区。土著儿童离开其领土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缺乏机会或缺乏适当的基础设施，本地不接受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人、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特别对女性来说，不少人离开土著领土是为了逃避家庭暴力。⁴⁰ 一些人流离失所，是因为受采掘业影响，发生自然灾害，军事人员进驻，或有组织犯罪猖獗。另一些人在离开国家照料方案后仍留在城市，有的出生在城市。他们在行使权利方面往往面临额外的困难，在获得文化上适当的教育、获得服务、利用媒体、使用语言方面特别如此。

54. 许多土著儿童出于经济需要被迫工作。城市土著儿童通常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学参加工作。土著女孩被送到城市做家政工人，这让她们很容易受虐待。⁴¹ 一些人从事危险的工作，如采矿，阿尔及利亚的一些阿马齐格儿童就是这样。在哥伦比亚亚马逊，也有报告称，与毒品贸易有关的武装行为者强迫土著儿童劳动。⁴²

I. 受教育权

55. 受教育权是行使许多其他权利的基础。《儿童权利公约》第二十八条确认受教育的权利，以期在平等机会的基础上逐步落实这一权利。《公约》第二十九条指出，教育的一个目的是“培养儿童本着各国人民、族裔、民族和宗教群体以及原为土著居民的人之间谅解、和平、宽容、男女平等和友好的精神，在自由社会里过有责任感的生活”。儿童权利委员会在其第 1 号一般性意见(2001 年)中指出，学校环境必须反映这种谅解精神，并指出，学校和广大社区都需要宣传有利于人权的价值观和政策(第 6 段)。《公约》第二十九条第 1 款(c)项还强调尊重儿童自身的文化认同、语言和价值观的重要性。

56. 《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14 条重申土著儿童不受歧视地接受教育的权利，并确认土著人民有权以自己的语言“建立和掌管”自己的教育制度。《宣言》还要求各国与土著人民一道采取措施，确保尽可能以土著人民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提供教育。第 15 条确认土著人民有权在教育中适当反映其文化。《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第 169 号)保障土著儿童用自己的语言学习以及学习主要语言的权利(第 28 条)。该公约还指出，教育的一项目标是促进土著儿童参加他们自己社区以及国家社会的生活(第二十九条)。

57. 教育不仅是土著儿童个人发展的基本要素，也是整个社区发展的基本要素，是他们参与社会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活动。专家机制在 2009 年关于受教育权的研究报告中重申，各国必须确保所有土著儿童，包括偏远和游牧社群的儿童，都能获得文化上适当的优质教育，并特别关注土著女孩。⁴³

⁴⁰ 国家友谊中心协会提交的材料。

⁴¹ 美洲拉丁裔土著青年网向专家机制第十四届会议提交的材料。

⁴² 哥伦比亚印第安妇女全国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⁴³ A/HRC/12/33, 附件, 第 3 段。

1. 受教育的机会

58. 土著人民掌控和落实自己的教育制度的能力在于对其自决权的行使。土著教育制度是整体性的，与自然相结合，学习被认为是终生的努力。⁴⁴ 土著语言与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见下文第 66-69 段)。

59. 专家机制在 2009 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缺乏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是造成土著人民处境不利的一个主要因素。内在结构性问题往往对土著儿童充分享有受教育权利的能力构成挑战，他们面临各种障碍，如地处偏远，或游牧传统，没有电，无法使用互联网。

60. 主流教育课程往往以歧视性、贬损的方式描绘土著人民，观念陈规定型，没有准确反映历史。公立学校系统中的种族主义可能会驱使土著儿童放弃学业或放弃他们作为生存机制的文化。至关重要的是，各国应确保学习材料不对土著人民产生负面影响，应去除所有有害的陈规定型观念和过时的语言。重要的是，向所有儿童(包括土著儿童和非土著儿童)传授共同的历史。

61. 与非土著儿童相比，土著儿童的文盲率高得不成比例，他们上学或完成学业的可能性小得多。⁴⁵ 亚洲土著人高中辍学率通常很高，⁴⁶ 玛雅·伊克西尔年轻问题报告说，他们从小就不得不辍学去务农。⁴⁷

62. 土著女孩在教育方面面临着更多的障碍，许多人辍学，她们有家庭责任和照顾责任，其他原因还有各种有害习俗，如童婚、早孕，在上学路上、在学校还可能发生性暴力。此外，在一些文化中，家庭把男孩的教育放在首位。土著残疾女孩面临着更多的歧视，她们往往藏在家里。土著残疾儿童没有平等受教育机会。土著社群的学校往往没有配备可用的软件或方法。这种挑战可能会导致土著家庭离开他们的社群，或者儿童可能会为了寻求所需的支持而与家庭和社群分离。

63. 偏远住区的土著儿童往往无法在其社区接受适当的教育。一些儿童在远离社区的寄宿学校上学，这些学校以主流语言授课。这些儿童包括萨米族儿童、⁴⁸ 俄罗斯联邦的土著儿童⁴⁹ 和印度的阿迪瓦西儿童。⁵⁰ 远离传统领土的寄宿学校进一步阻碍了文化权利的享有。在可能的情况下，土著儿童应该有机会在自己的社群接受教育，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由土著教师授课。

⁴⁴ 土著人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发言。

⁴⁵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1 号一般性意见，第 59 段。

⁴⁶ 专家机制副主席比诺塔·莫伊·达迈的发言。

⁴⁷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土著人民发展基金代表的发言。

⁴⁸ 专家机制主席莱拉·瓦尔斯的发言。

⁴⁹ 俄罗斯科学院纳德日达·布拉托娃的发言。

⁵⁰ 国际生存权利组织提交的材料。

64. 俄罗斯联邦已采取措施照顾土著儿童的需要，包括在北部建立流动学校和半流动学校，教师可以到那里给学生上课。⁵¹ 在汉特—曼西自治区，所谓的露营学校和幼儿园将远程学习与游牧生活方式结合起来，让孩子们留在自己的社群。⁵² 此外，在该地区，学生在学习土著文化和语言或传统职业时得到国家支持，从而使土著青年能够重返社群。

65. 包括儿童在内的土著人民参与教育系统和课程的规划至关重要。在研究的所有阶段都应该倾听儿童的声音，就像格陵兰大学正在做的那样，那里的孩子们报告说，安全和相互尊重是良好学习环境的核心要素。格陵兰的土著社群在根据他们的世界观制定教育方案。他们强调土著学习方法，如对话，是以社群为中心的，同时结合现代技术。同样重要的是，土著儿童，特别是女童，要意识到自己的权利。⁵³ 墨西哥国家人权委员会组织了讲习班和培训班，并为儿童、家长和教师出版了关于儿童权利的练习册。

2. 以土著语言受教育

66. 语言和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证明，早期母语教育对土著儿童用任何语言学习的能力都至关重要，并增加了他们留在学校的时间。许多土著儿童没有机会或仅有有限的机会以自己语言接受教育。学校继续用主要语言授课，土著儿童经常无法获得使用自己语言的教育材料。土著残疾儿童一般以一种主要语言学习，因为无障碍格式的材料没有他们自己语言的版本。

67. 教育不用土著语言，可能导致土著儿童完全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孟加拉国偏远地区的土著儿童传统上在接受教育方面面临困难，因为他们不会说教学所用的语言。自 1997 年《吉大港山区和平协定》签署以来，他们接受母语小学教育的权利得到了国家法律的承认。土著人民组织编写了学习材料，但政府采取的执行措施对他们充分享有这一权利至关重要。⁵⁴

68. 年龄和地点往往是土著儿童是否有机会以自己的语言学习的决定因素。即使学生以后以另一种语言接受教育，在小学阶段用自己的语言学习也是一个坚实的基础。非洲的教育课程通常是由国家集中编订管控的。这影响了在土著社群的教学，导致土著语言使用减少。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阿马齐格语儿童主要用阿拉伯语学习，后来用法语学习，在一些地区，只有从 10 岁起才能选择用阿马齐格语学习。在格陵兰岛，因纽特儿童可以用卡拉阿利苏特语受教育，但他们必须流利掌握丹麦语或英语才能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69. 以土著语言授课，对所有年龄段的儿童都很重要，各国应尽可能努力创造用土著语言学习的机会。挪威已将萨米语的使用纳入其《教育法》，该法保障萨米区小学用萨米语教学。然而，对于居住在划定的萨米区以外的同一年级的萨米族儿童来说，只有在有一定人数的学生希望用萨米语授课的情况下，才能保证母语教育。所有小学的萨米族儿童不分地区学习萨米语的权利得到了保障。⁵⁵

⁵¹ 俄罗斯联邦提交的材料。

⁵² 民族文化中心和遗产组织协会提交的材料。

⁵³ 非洲土著妇女协会和儿基会向专家机制第十四届会议提交的材料。

⁵⁴ Zabarang Kalyan Samity 的发言。

⁵⁵ 挪威教育法(1998 年)，第 6 节。

3. 冠状病毒病对受教育权的影响

70. 数字环境正在成为儿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他们的教育。然而，由于数字鸿沟，土著儿童接受教育的机会往往较少，而数字鸿沟在疫情大流行期间进一步扩大。在土著社群，特别是在偏远社群，互联网接入率往往不如非土著社区，或者根本无法接入互联网，这意味着自疫情开始以来，许多土著儿童无法学习。土著残疾儿童面临着更大的障碍，在获得无障碍格式的材料方面遇到困难，特别是难以获得以他们自己的语言编写的材料。⁵⁶

71. 土著学生和教师报告说，互联网接入有问题或家里没有电脑，阿马齐格儿童就遇到这种情况。土著家庭通常是大家庭，孩子们不得不共用一台电脑，或者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没有安静的地方学习。一些土著儿童一直在用手机做作业，经常需要外出找有信号的地方做作业。新墨西哥州杰梅兹族儿童用不成文的托瓦语学习，因此无法远程完成书面作业。阿拉斯加的一些土著学生做作业用的是英语，而不是他们的尤皮克语。在新西兰，在教育部的支持下，电视台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播放了毛利语的教育节目。

J. 健康权

72. 《儿童权利公约》第二十四条承认健康权。健康权，包括健康权的决定因素，也反映在《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中。《宣言》第 24 条规定土著人民有权使用自己的传统医药，有权保持自己的保健方法，包括保护他们必需的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这也反映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规定的能够达到之最高标准之身体与精神健康，包括不歧视和平等待遇的重要原则。《宣言》第 21 条提及土著人民有权改善其经济和社会状况，第 23 条指出土著人民有权确定和制定经济和社会方案，包括保健方案。《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第 169 号)第二十五条和《美洲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17 条也保障土著人民的健康权。

73.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第 14(2000)号一般性意见中提到土著人民有权采取具体措施，改善获得文化上适当的医疗保健的机会，并考虑到传统做法和传统药物。该委员会还承认土著人民健康的集体层面，指出个人的健康往往与整个社群的健康联系在一起。儿童权利委员会澄清说，儿童的健康权包括他们成长、充分发展其潜能和生活在使他们能够达到最高健康标准的条件下的权利。⁵⁷

74. 包括儿童在内的土著人民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往往不平等，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北极也是如此。贫困会影响健康。新西兰已经认识到这两者的关系，毛利族儿童更有可能生活在贫困中，而且也有更多的健康问题，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的机会较少，死于可治疗疾病的可能性是非土著儿童的两倍。⁵⁸

75. 机会不平等在偏远地区尤为明显，例如格陵兰岛较小住区的因纽特儿童往往无法去看医生或牙医。因此，如遇性虐待案件，卫生专业人员在事发后、在证据丢失很久后才对有性虐待症状的儿童进行检查，这样更难以追究责任，康复也更不容易。

⁵⁶ 全球土著残疾人网络和国际残疾人联盟向专家机制第十四届会议提交的材料。

⁵⁷ 第 15 号一般性意见(2013 年)，第 2 段。

⁵⁸ 新西兰奥蒂亚罗亚土著人民和法律中心提交的材料。

76. 得不到医疗保健服务对土著女孩的影响特别大，她们几乎没有机会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包括避孕。土著妇女往往得不到产前护理，许多人在家分娩。在非洲，土著婴儿可能未能定期接种疫苗，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些婴儿就是这种情况。⁵⁹ 俄罗斯联邦已采取措施，为亚马洛-涅涅茨自治区妇女在怀孕、分娩和产后期间提供保健服务，包括提供空中救护车服务，并采用远程医疗方法。确保平等、适当获得保健服务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确保卫生保健系统中有土著工作人员，厄瓜多尔在这方面已经这样做。

77. 专家机制最近编写了一份报告，重点讨论了冠状病毒病对土著人民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报告不谈这一问题。然而，专家机制重申疫情和遏制措施对包括土著儿童在内的土著人民的健康造成的影响特别大。冠状病毒病加剧了在获得适当医疗保健服务和获得饮用水方面已经存在的困难，并导致资源从其他卫生需求中转移出来。据报告，一些土著残疾儿童的康复进程因疫情而突然停止，使他们受害很深。

精神健康

78. 虽然全面的分类数据缺乏，但现有信息表明，与非土著儿童相比，土著儿童更容易滥用药物，更容易抑郁，自杀的风险更大。让他们离开社群，有害于他们的精神健康，造成一种超然感，造成代际创伤，使他们难以重新融入社群。

79. 据报告，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儿童和青年的抑郁率比美国其他任何种族都要高。近年来，20岁以下的格陵兰人自杀人数增加。⁶⁰ 研究还显示，毛利族青年自杀率不断上升，他们面临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内在问题，包括歧视、贫困、无法获得医疗保健服务。⁶¹ 厄瓜多尔已开始对土著社群实施防范自杀方案，并在自杀率较高的瓦拉尼人的传统领地对53名土著领导人和医疗专业人员进行了培训。⁶²

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

80. 《儿童权利公约》第二十四条第2款具体提到清洁饮用水和环境污染风险，儿童权利委员会对第六条第2款作了解释，该款指出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儿童的存活与发展，包括需要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宣言》确认土著人民养护和保护环境的权利(第29条)，此外还指出应考虑到传统医药的作用，保护他们必需的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第24条)。

81. 儿童各项权利不可分割，且相互依存，许多权利，如健康权和健康环境权，对享有所有其他权利至关重要。土著儿童与自然相互关联，保护他们的传统领土是他们传承文化遗产的能力不可或缺的要素。⁶³ 土著人民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特别大，而鉴于儿童在地球上生活的时间将长于成年人，随着影响的恶化，儿童的权利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影响，太平洋岛屿等地区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⁶⁴

⁵⁹ Murungi 女士的发言和自然资源捍卫保护创新组织提交的材料。

⁶⁰ 格陵兰岛人权理事会和因努伊特人北极圈理事会提交的材料。

⁶¹ 新西兰奥蒂亚罗亚土著人民和法律中心提交的材料。

⁶² 厄瓜多尔提交的材料。

⁶³ 厄瓜多尔公设辩护人向专家机制第十四届会议提交的材料。

⁶⁴ 儿童权利委员会委员克拉伦斯·纳尔逊提交的材料。

82. 危地马拉认识到土著儿童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包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他们也可能流离失所，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教育公众，其中包括让儿童和青少年成为“生态卫士”的方案，并将有关气候变化的教育材料翻译成土著语言。⁶⁵

K. 文化和语言权利

83. 土著人民因使用他们的语言、穿他们的传统服装、参加文化活动而受到歧视。语言是传播传统知识的主要方式，是土著文化和特性的基本要素。土著儿童学习和使用他们的语言是保护土著文化、历史记忆和世界观的关键，也是确保政治参与、经济发展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关键。

84. 许多土著儿童没有学习自己的语言，许多人不能流利使用自己的语言，即使他们的社群和家庭使用这些语言。在农村或与世隔绝的土著群体中，包括在儿童中，掌握土著语言的人数比例往往更高。同化政策，如利用寄宿学校教育和收养土著儿童，对维护土著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有害影响，有时危及土著语言，导致土著语言濒临灭绝。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认识到，社会因素可能导致语言传承减少，这包括可能对说土著语言的人的歧视，特别是对儿童的歧视。⁶⁶

85. 艾马拉青年问题报告说，保持土著语言是一个优先事项，特别是作为他们长辈的遗产。⁶⁷ 除有关语言使用和教育的权利外，各国还有义务推广土著语言，并鼓励媒体关注土著儿童的语言需求。⁶⁸

针对土著女孩的有害做法

86. 残割女性生殖器、熨胸、童婚等有害做法继续存在，在土著社群也是如此。儿童权利委员会在第 11 号一般性意见中重申，文化习俗必须符合《公约》，如果文化习俗有损儿童的尊严、健康和发展，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允许的。⁶⁹

87. 在一些土著文化中，包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南基伍，女孩满 12 岁或 13 岁就可结婚。这影响到包括受教育权、生命权和健康权在内的各种权利，并给女孩带来额外的照顾责任和家务，导致其权利享有的不平等。这也使她们面临受进一步侵害的风险，使她们更容易遭受暴力，包括性暴力。⁷⁰

88. 专家机制重申儿童权利委员会在第 11 号一般性意见(第 22 段)中的主张，即土著社区和各国必须共同努力，铲除危及儿童健康、尊严或发展的传统文化或宗教习俗。土著组织指出，必须反思使童婚和早婚等习俗正常化的文化价值观，包括通过代际对话进行反思。⁷¹ 各国和土著人民应共同努力，根据儿童的最大利益，找到保护文化而不造成损害的方法。

⁶⁵ 危地马拉提交的材料。

⁶⁶ 同上，第 40 段。

⁶⁷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土著人民发展基安赫尔女士的发言。

⁶⁸ 见《儿童权利公约》第十七条(d)项和第三十条；《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七条；《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13、14 和 16 条；《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第 169 号)第二十八条。

⁶⁹ 另见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1 号和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8 号联合一般性建议/意见(2014 年)。

⁷⁰ A/HRC/30/41，第 56 段。

⁷¹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土著青年和妇女组织向专家机制第十四届会议提交的联合声明和其他材料。

四. 在冠状病毒病疫情中前行

8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很可能会给土著儿童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政治意愿对于确保他们不掉队至关重要。各国必须确保在这种危机时期，儿童先前享有权利的程度不会受到侵蚀。

90. 儿童的声音是关键，他们在与他们有关的事项中参与决策和协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们作为变革的推动者，应该得到支持，应参与解决问题，克服他们在行使权利方面的障碍。

91. 疫情虽然使土著儿童先前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但也创造了机会，以便更好地进行重建，更好地反映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优先考虑土著儿童等弱势群体的需要，由各国根据为实现其目标所作的承诺，制定关于《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国家执行计划。

附件

关于《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规定的土著儿童权利的第 14 号咨询意见

1. 各国应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1989 年《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第 169 号)和其他重要人权条约, 签署《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并通过其他途径, 使土著儿童更能享有其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 确保他们享有这些权利。各国应在有包括土著儿童在内的土著人民的参与并与他们协商的情况下, 借助国家执行计划等途径, 将这些文书纳入国家法律。
2. 各国和土著人民应确保土著儿童切实参与决策进程, 参与相关协商, 并将《宣言》和儿童的最大利益作为可能影响他们的所有决定的框架。
3. 土著人民在各国的支持下, 应着力培养土著社群中妇女和女孩的领导能力, 在决策机构中特别应这样做。
4. 各国应批准并执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采取具体行动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 帮助土著儿童达到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 落实他们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
5. 各国和土著人民应尽一切努力保护土著人民健康所需的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 保护其传统领土, 确保土著儿童现在和将来都享有各项权利, 包括通过他们与其土地、领土和资源的共生关系享有权利。
6. 各国应采取措施, 确保所有土著儿童自由平等获得社会服务, 特别关注女童、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人、双性恋者和双性恋儿童、残疾儿童以及偏远或游牧住区和城市环境中的儿童的权利和特殊需要, 并采取措​​施, 包括开展公共宣传运动, 消除对他们的歧视。
7. 各国应采取措施改进出生登记程序, 取消把登记作为获得保健服务的先决条件的做法。
8. 各国应采取措施为土著家庭提供支持, 包括为城市里和无家可归的土著儿童提供支持, 确保供暖、供电、供水、卫生等最低标准能得到满足。
9. 各国应尽其所能支持开设由土著和社群为主导的托儿系统。
10. 各国应采取具体措施, 减少土著儿童在替代照料系统中人数和受司法系统关押的人数过多的情况, 并为相关行为者, 包括执法和监狱官员、法官和社会工作者开展有关土著儿童权利和文化的培训。各国还应为被迁离社群并(或)由国家机构收容的人提供适当的支持, 包括心理社会支持。
11. 各国应确保包括土著儿童在内的土著人民切实参与所有儿童福利和收养制度的工作及相关协商, 以期为土著儿童建立由土著领导的儿童福利制度。
12. 各国应采取步骤, 弥合代际创伤, 处理将儿童迁移出社群的后果, 并立即采取措施, 减少将土著儿童从其家庭和社群迁移出去的做法, 努力消除这种做法, 并使因迁移而分离的所有家庭团聚。
13. 各国应与土著人民协商, 支持发展传统的恢复性司法制度, 并尽可能利用这种制度处理被指控犯有不当行为的土著儿童的问题。

14. 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消除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歧视，确保土著儿童达到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各国应确保所有土著人民，包括生活在偏远地区和城市环境中的土著人民，都能获得融合传统知识和药物的全面保健，包括与身体、心理、精神和环境健康有关的知识和药物。各国应确保向土著女孩提供文化上适当的保健服务和用品，包括卫生用品、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
15. 各国应与土著人民协商合作，立即采取措施降低土著儿童的自杀率，包括为文化上适当的预防方案拨出充足的资源。
16. 各国应确保每个土著儿童都有机会接受文化上适当的优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包括在可能的情况下以其传统语言接受教育，并采取紧急措施克服土著女孩面临的额外障碍。应采取特别措施，确保偏远和游牧社区有适当的受教育机会，包括提供资源，改善互联网和无线电连接，改善远程教育，并为土著残疾儿童提供无障碍形式的教育。
17. 各国应就学校课程与包括土著儿童在内的土著人民协商，并采取措施确保在课程中纳入准确反映土著人民历史的内容，消除陈规定型观念。各国应支持能力建设方案，确保提供文化上适当的服务、招聘土著教师，支持由土著领导的教育工作。各国还应确保土著教育传统和知识在国家标准中得到尊重。
18. 根据大会第 74/135 号决议，各国应与土著人民合作，考虑建立国家机制，并为此拨出充足经费，以开展国际土著语言十年(2022-2032 年)的活动，包括提供土著语言教材。
19. 各国应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土著儿童，特别是女童，防止他们遭受暴力侵害，打击有罪不罚现象，追究施暴者的责任。各国应与土著人民合作，确保当局部门之间的协调，制定和实施行动计划，为土著家庭提供支持，防止儿童遭受忽视、暴力和性虐待，并向受害者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包括心理社会支持。
20. 各国和土著人民应共同努力，找到创新的方式，维护文化，但去除有害儿童的习俗；反对有害习俗，特别是针对土著女孩的做法；确保在开展文化活动时考虑到儿童的最大利益，包括开展以人权为中心的提高认识运动，通过相关法律。
21. 各国应确保按照自由事先知情同意原则开展所有可能影响土著人民的开发活动，包括采掘业的开发活动。各国应确保与包括土著儿童和妇女在内的土著人民协商，并根据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开展开发活动，确保基础设施到位，确保土著儿童不受负面影响。
22. 各国应与土著人民协商，采取具体措施，保护土著儿童，防止他们遭受经济剥削，包括防止他们从事可能有危险、干扰其教育或损害其身心健康或发育的工作。
23. 各国应确保有效收集、公布和利用与土著人民有关的分类数据和指标，查明土著儿童保护方面的差距，并弥补这些差距。
24. 疫情后恢复计划应规定相关措施应对土著儿童享有其权利的额外障碍，包括与其身心健康、道德健康、教育和保护有关的障碍。